

诗抒胸臆

诗二首

■王养浩

一

屈指中秋临,月出分外明。
举目望远方,心生几番情。
英儿戍边疆,鸿雁捎书信。
万家团圆夜,莫要泪湿襟。

二

光阴莫似箭,日月莫如梭。
人生何其短,广袖当长舒。
九天去揽月,四海去踏波。
笑指白发翁,堪比常青树。

人生智慧

候车片刻

■章玉华 文

春日下午,暖阳放晴。
低头看手机入迷,错过了一辆
公交车,我懊恼不已,看着飞逝远去
的车影,泛起一丝悔意。轻轻放下
手机,坐在公交站台不锈钢直椅上,
打量这条陌生的街道。

阳光正好,微风不燥。沿街马
路被阳光轻抚,反射出柔顺的光泽,
照亮了路旁的梧桐树、翻飞的树
叶。原本急躁的心绪瞬间沉入叶脉
深处,像孩子一般寻找春的光影。

透过柳青色的绿痕,找到春的
印记。曾几何时,满眼皆是手机,微
信群信息、企业公众号、各类文娱视
频内容浩浩荡荡地占满了生活空间
和工作间隙,碎片化信息绞叠成一
双停不下的红舞鞋,无形的力量推
动着与之共旋齐舞,生怕错过了“重
要”的信息。

手机几乎成为整个世界,一机
在手,世界尽在掌握中。我们在手
机中不能自拔,自然季候的呼与息
却与我们渐行渐远。

放下手机,蓦然发现春天的序
曲早已奏响,春律萌动,万物可爱,
即便在这条陌生的街道,也因这明
媚阳光少了一份清冷,多了几许惬
意,就连与车站为邻的消防水龙头
也在春光的照射下萌态可见,十足
一个忠诚的卫士。

无尽的阳光让整个世界沉静,
终于第二辆车从远处渐行渐近,在
身旁戛然而止。上车后,我坐在临
窗的车位上,又凝视起这条安静的小
路,是那辆错过的公交车让我与春
天多待了一会儿。

岁月悠悠

载祥他爸是个剃头匠

■傅光达 文

老早弄堂里有很多靠手艺吃饭的匠
人,皮匠、裁缝等各种行当都有,他们来
自五湖四海,相聚一弄,互相帮衬,使得
生活相当便利。

老房子1号里住着载祥一家,他爸
是个剃头匠。现在,我每次去理发,还会
想起他。

载祥比我大两岁,是我小辰光的玩
伴,他弹子有一套,特准。可能天赋异
禀,后来长大了他去当兵,打枪也百发百
中,受到部队嘉奖。

载祥家是扬州人,姓杨,他阿妹与我
同学,他爸叫什么名不清楚,反正弄堂里
邻居都以“载祥他爸”叫之。老人家当年



■陈若明

意犹未尽

复活的老照片

■吴毓 文

案头一本灰色帆布塑封相册,
装着我近日整理出的一帧帧老照
片。借助豆包智能工具,我将这些
斑驳破损的旧影像逐一修复、上
色。那些黯淡模糊、几近尘封的画
面,终于挣脱岁月侵蚀,重焕斑斓光
泽。目光轻轻拂过,半世纪的细碎
光阴,一幕幕重回心底。

相册里最古旧的照片,是四十年
前一张我的小学报名照。它静卧在
相册不经意的小角落,相片衬底被全
剪去,只剩孑然的半身轮廓。想起这
照片后的故事,那年母亲从常州乡
下的外公家带我回上海。我头上的
两根牛尾长辫,还是外公亲手扎的,
头绳束得很紧,细碎发丝都被拢进
发辫,深藏着祖辈最朴素的疼爱。

一到上海,未进家门,母亲便牵
着我走进百货商店,为我买下一件
咖啡色灯芯绒上衣,还是男孩款式,
母亲说,我穿过后还能让弟弟接续
穿。随后她带我走进照相馆,拍下
了这张一寸入学照。

我将这张残缺旧照让豆包修复
上色,旧照瞬间亮起温润光影。小
小的我眉清眼灵、笑颜稚纯,真如
外公所言:眉宇间藏着一股灵气。我

又翻出了一张缺角的中学证件照,
齐耳短发干净利落,脸庞褪去童稚,
漾着少女独有的羞涩与纯净。黑白
底片经修复焕彩,青涩年华,鲜活如
初。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拍照是年
少的我最狂热的喜好。那时寻常人
家少有相机,每遇值得纪念的日子,
我便约上同学专程去照相馆留影。
读技校的两年,是我拍照最频繁的
时光。课余没丰富娱乐,我就常与
同窗女生结伴去往莘庄照相馆,踏
上照相馆吱呀作响的窄窄木梯,心
底满是欢喜。

一番整理,我找出五六张同窗
合影,悉数修复上色。

之后入职工作、就读成人大学,
我仍爱以光影定格岁月,一帧帧照
片留住一段段青春年华。有一张是
我刚进单位,被厂部临时调去排练
宣传第一部新宪法时留下的倩影,
那时我身穿白衬衣,背带裤,两个小
辫上扎着一对蝴蝶结,青春气息扑
面而来,我穿着这身装扮当时在上
海郊县五大镇巡回演出过。

我也是一番操作,让泛黄的旧
照更为生动。

我在多本大小老相册里细细搜
罗出二十张黑白旧照,经修复润色,

暗沉的过往化作明艳的风景。看
着重生的影像,我突发奇想:要将这
半世纪的时光旧照冲印成册,让无
形回忆变成触手可摸的温情珍藏。

翌日,我带着手机里修复的彩
色影像,去往附近照相馆,请店主统
一放大冲印为八寸相片。店主将照
片导入电脑后说,这些老照片年代
久远、画质模糊,像素大量流失,需
要费时费力精细修补,才能正常出
片。单张修复收费二十元,店主念
我是老顾客,仅收五元一张,不少照
片还免费精心修复。真感谢这位良
心店主,以匠心复原旧影,成全了我
珍藏青春的执念。

取回相片的那一刻,我欢喜雀
跃。归家后,翻出那本塑封相册,循
着从儿时入学照的时光轨迹,一张
张细心地插入相册。完毕,在这本
灰色帆布的封面上,用圆珠笔郑重
写下了“半世纪老照片”。

这些险些被岁月湮灭的影像,借
了万能的豆包补全残缺,凭匠心重
焕新生。一帧画面,一段年华。儿
时的懵懂、少年的烂漫、青春的纯
粹、经年的真诚,尽数定格其中。
那些眼底的星光、眉宇的率性、
嘴角的温柔笑意,跨越半世纪风雨,
依旧鲜活温热。

一本相册,承载半生光阴。从
此,旧岁可回首,温情可珍藏。既
可独自静赏过往,亦可与亲友分享
流年,更能留予后代子孙细细品
阅。一帧帧永不褪色的光影,是时
光赠予我最绵长、最珍贵的永恒
印记。

我从小敬重载祥他爸,叫他大爷。
读小学时,隔一段日子就会去他的
店里剃头,等的辰光还有连环画小
书看,不烦气。

我就是从大爷的口中得知理发店
三色旋转柱的故事。原来其含义并
不是“洗剪吹”,而是表明理发师
也擅长医术,是半个医生。据说,
老早子外国理发师曾是“外科医
生”,会放血、拔牙等小手术。剃
头店也是做手术的地方。三种颜色
含义:红色代表动脉血,蓝色代表
静脉血,白色代表绷带——当然这
是传说,现在三色旋转柱只代表是
剃头店,剃头师傅呢,多少可能会
一点推拿功夫。

有次去剃头,还真见识了大爷的
推拿本领。进店的不是陌生人,而
是3号里的宁波阿姆,她僵硬地歪
着头颈对载祥阿爸说:“落枕了,
依阿有办法帮我看?”“请坐,
别急!我来看下子。”大爷侍候
宁波阿姆坐停当,去水斗里绞了一

生活故事

添孙之禧

■姚俊 文

人间至暖的喜事,莫过于久盼
终得圆满,千里喜报临门。2026
年盛夏,一份跨越重洋的信息,从
万里之外的阿姆斯特丹传来,对于
我们姚家这是一个极其珍贵的喜
讯。

荷兰时间7月31日正午时分
(北京时间7月31日傍晚),异国
产房里一声清亮软糯的啼哭骤然
响起,我们心心念念的小孙女,踏
着盛世清风,平安降临人间。手机
那头传来妻子抑制不住激动的声
音,雀跃滚烫,隔着山海扑面而来:
“生了!生了!母女平安!”短短
几句话,瞬间消解了长久等候的焦
灼,满心欢喜翻涌,所有牵挂与期
盼,在这一刻稳稳落地。

这份幸福、这份圆满从不是突
如其来,而是对无数个日夜倾心
筹备的最好回报。自打得知女儿
怀有身孕,家中便处处萦绕着盼
孙的温情。为贴身照料待产的女
儿,迎接新生命到来,妻子早早收
拾行李远赴阿姆斯特丹,随行两
大箱行李沉甸甸的,满载祖辈细
腻深沉的疼爱。

箱中最惹人动容的,是她耗时
三个多月一针一线亲手织就的婴
童织物:憨趣喜庆的虎头帽、柔
软亲肤的小开衫、合脚软糯的小
鞋袜,红、黄、橙、紫各色绒线
堆叠成筐,暖意融融。

那些日夜,妻子仿佛开起了家
中专属的编织坊,每日灯下伏案,
走线穿梭常至夜半,从未停歇。每
一件织物完工,她都满心欢喜拍
照留存,细细珍藏点滴喜悦。千
针藏惦念,万线寄深情,细密针
脚里,全是长辈对小宝贝纯粹又
深情的期许。

还在女儿初孕阶段,妻子便郑
重嘱托我静心斟酌,为远在海外
的小家伙取一个温润大气、寓意
吉祥的中式名字。

几番思量斟酌,终定名姚安
骐,平安顺遂,骐骥良才,小名唤
作骐骐,盼她一生安稳无忧,前
程似锦。

这份含饴弄孙的天伦之乐,我
们老两口盼了许多年。女儿一心
深耕事业,晚婚晚育,我们虽理解
她的理想抱负,心底却总藏着一
份盼着早点抱孙的念想。平日
里闲谈,妻子总会婉转吐露心愿,
机灵懂事的女儿总巧妙周旋,温
柔化解二老的期许。

今朝夙愿终偿!骐骐平安降
生,母女双双安好。添孙之禧,
禧在血脉赍续,禧在当下盛世!

把热毛巾,敷在她的颈部,然后
熟练地替她梳理头发,与之聊家常。
隔一歇重新换条热毛巾再敷,随
后开始轻轻按摩其头颈及肩部。
宁波阿姆舒服得快睡着了。半
个钟头后,宁波阿姆轻松自如地
转动着头颈,再三谢过载祥阿爸
回转去了。

也许是整天与头发打交道的因
素吧,或者是“木匠家里无好
凳”“神仙不自医”的效应,载
祥阿爸自己是个光头,我从没有
见过他有头发的样子。

自从搬离老房子后,我再也没有
见到像载祥他爸那样有“真功夫
”的剃头匠了。现在已是“托
尼”“凯文”和“艾伦”美发
师流行的年代,我还是怀念载祥
他爸。

文苑投稿邮箱:
zfk@yptimes.cn,欢迎投稿